



枫香古树，独立寒冬红似火

一场风，一场雨，一场霜后秋又至。秋风瑟瑟，秋雨绵绵，又是遍地金黄，枫叶又红时。红过秋季，枫叶继续红满天、红满地，“红”了一季又一季……

早已入冬，眼前的枫香树在寒风里余辉不灭，依然红遍枝头。比起婀娜多姿、柔美典雅的羽毛枫、鸡爪槭、红枫，枫香更富有挺拔伟岸、阳刚粗犷的气质。近日，记者走进咸安区大幕乡泉山口村，一睹280年的枫香古树的风采……

枫香，英雄的化身

冬天里，“红”就是一片景。

站在咸安区大幕乡泉山口村二组门泉章湾木鱼山前的交叉路小道上，仰望那一树飞红，烈焰熊熊，冲天而上，直指苍穹，顿时升起无限景仰和崇敬。

看，枫香红叶喷薄向上的生气，就如新生婴儿般让人欢喜。一阵风吹来，落蝶轻盈，红叶飘飞，踩在红色的地面上翩然起舞，用自己的脚尖支撑，用自己的灵魂跳动……那就像童话里公主曼妙的舞步。

可是，枫香似乎注定无缘公主的舞步，更像英雄的战影。记者的思绪穿越4600多年，眼前漫卷起涿鹿之战的烽火。那场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最早的“战争”，是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重大转折。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州一带进行了的一场生死大战。轩辕黄帝一举把蚩尤军队全部消灭在涿鹿之野。命人给蚩尤戴上枷铐，将他杀死。蚩尤死后，他身上的枷铐被抛掷在荒山上，变成一片枫树林。这个动人的传说有案可稽。《云籍七签》卷一百《轩辕本纪》记载：“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后化为枫木之林。”

古老的传说，赋予枫香树以神话的来历，增添了血染的风采。蚩尤虽败，可依然是中华民族卓越的祖先、上古时代的英雄。高高的枫香树是英雄的化身。



枫香，如画的风景

眼前的这株树龄280年，树高13米，胸围2.5米的枫香古树曲干虬枝，苍老遒劲，几根绿藤沿树干盘缠而上，传递着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力。而古树盘根错节，造型奇特，一条树根沿山边蜿蜒而去，彰显着一种不畏风霜的沧桑美。

轻轻拾起一片红枫，叶分三裂，状如鸭掌，还带着浓郁的香气，让人醉在小小叶脉之中……枫香的美在叶子，叶美在四季的色：春叶的紫红、夏叶的翠绿、秋叶的橙红、冬叶的绛红……一季是一幅画，一叶是一片情。

在门泉章湾，枫香古树像哨兵，不惧怕酷暑寒冬，年复一年，日日夜夜，一直矢志不渝呵护。村民生活在枫香树的氛围，听山雀鸣啾，看炊烟袅袅，沐天地灵气，是那样恬静、宁馨。枫香

树下，几个孩子在玩游戏。他们没有寒意，玩得那样开心，嬉笑声夹杂鸡犬声，透出山村生活的平实，令人羡慕。

其实，枫香树全身都是宝。“枫香树是落叶乔木，树高可达40多米；花期一般在三四月，果实成熟在10月份。而其根、叶、果均可入药。”咸安区林业局林政股周习九介绍，枫香木材属散孔材，心和边材区别不明显，材色呈红褐色，材质轻软，易加工，最适合制作茶业箱；木料浸水处理后不翘裂，咸安农村多用来做棚床架、砧板等。树干皮可割树脂，供香料用，其名为“龙涎香”。

“很多人认为枫树是枫香树，其实枫树枝干虬曲，树型矮小；枫香树高大挺拔，俨然是树中的伟丈夫。”周习九说：站在枫香下，仰视的是它的伟岸，它的雄伟，它的坚守。



■文/图 记者:刘玉关
通讯员:吴翔

枫香，精神的寄托

霜重，色愈浓，枫香早已不再是一棵树。

在咸安区130余株古枫香树中，门泉章湾这株不是年龄最长者，也不是树身最高者，却同样是当地村民心中英雄化身的“精神之树”：古树庇佑章姓子孙幸福安宁，人人爱树护树从不毁树。

71岁村民章新豪介绍，听祖辈介绍，章姓先祖从江西搬迁至此地时便看中了此株枫香，那时还只是一株小枫香。随着枫香的开枝散叶、成树成景，章姓子孙也繁衍不息，人丁兴旺。随后因人多地少，便有一支章姓子孙搬迁至十多公里外落户，也就是现在的东源村章贵湾。如今，不少东源村章贵湾的章姓后人都称，曾在自家的水缸里“看见”过这株枫香树。

这种“看见”，是一种思念；这样“看见”，是一种乡亲；这股“看见”，是一种归宿……古枫香树，承载了村民太多的故事和寄托。

“上个世纪中后期，在那些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时期，捡来整框整框的树叶或果子就是为了换取充饥的食物。”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章新豪老人不禁伤感起来：“枫香古树，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部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可或缺。

枫香古树就像一位饱经风霜阅历深厚的睿智老人，令整个湾子的村民肃然起敬。一直以为，生命之树常青，当四季轮回后才知道：有一片火红永远在寒冬里守候，这就是一片景色，这就是五彩斑斓的枫香……

陈寿昌： 一把烟壶传后人 五副眼镜伴征途

大溪在通城县东北的四庄乡境内，群山环抱，林壑纵深。早年的红色革命，利用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进行武装斗争，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红军医院。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十六师在这里战斗，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曾率部在这里浴血奋战，最后长眠于此。

陈寿昌，又名陈希堪，出生于1906年，浙江镇海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之一。他曾被派到苏联学习，担任过中央特科科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组书记。1933年7月从中央苏区派往湘鄂赣任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委，红十六师政委。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寿昌受命于危难之际，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在反动派到处悬赏捉拿他的极其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带领红十六师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转移。11月，陈寿昌和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十六师到黄石、大冶一带开展扩红工作，率部回湘鄂赣省委驻地湖南平江长寿街黄石洞，抵达崇阳高枧、通城大溪之间的老虎洞一带，遇国民党军冯兴贤部三十三师两个团的袭击，战斗十分激烈。陈寿昌指挥部队在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负伤。省保卫队负责人明安楼率队护送陈寿昌向北转移，到达通城县大溪大坳红军医院抢救。终因医疗条件差，抢救无效，最后长眠于此，年仅28岁。

通城大溪一位叫王福员的老人，是当年帮助红军埋葬陈寿昌的八个抬棺者之一。十多年前，他向通城党史办的人讲述了陈寿昌牺牲时的一些弥足珍贵的史料。他说：陈寿昌是一个知识分子，眼睛近视，平时戴眼镜；他来湘鄂赣根据地工作时，考虑到根据地的艰苦条件，配眼镜不方便，随身带了五副眼镜。他在老虎洞中弹受伤时，为了迷惑敌人，进行安全撤退，战士们将一名牺牲了的红军穿上陈寿昌的衣服，也戴上陈寿昌的眼镜，并大呼陈寿昌牺牲了。不幸的是，陈寿昌在大坳医院抢救无效还是牺牲了，入殓时眼睛上戴了一副眼镜，身边的人还在他穿的衣服口袋里装了两副眼镜入殓。

通城县党史办的人还采访过湖南平江县石泉乡陈远球老人，当年她是石浆妇救会主任，因病在大坳红军医院住院治疗时，正是陈寿昌在医院抢救和牺牲期间。她说：陈寿昌在住院期间，一直有一支40人的手枪队在担负守卫工作（中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的手枪队）；陈寿昌牺牲后，红军出高价在当地人家购买了一口贵重的柏木棺材落葬；当时普通的红军战士、干部牺牲了，连一床破席子裹着都难，更不说棺材了；陈寿昌葬上，手枪队一齐向天鸣枪致哀，给他举行了比较少见的隆重葬礼。

陈寿昌牺牲后，湘鄂赣省委为纪念他，在鄂赣两省三县的崇阳、通城、修水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红色行政区域寿昌县。为了便于人们瞻仰陈寿昌烈士，1988年，通城县政府将陈寿昌烈士的坟墓从在崇山峻岭中的大坳红军医院处，迁葬于大溪的公路边，立碑为“陈寿昌烈士之墓”，另立一水泥碑，上刻有陈寿昌烈士的生平简介。现通城县博物馆还收藏有陈寿昌用过的铜烟斗，上面镌刻有“寿昌”二字。

（时忠 育林）